

回答图书馆学的时代之问

——“继学开新：图书馆与时代”学术研讨会述评

李桂华 于泽源

摘要 为把握时代脉搏,回答图书馆学的时代之问,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和《中国图书馆学报》编辑部联合主办“继学开新:图书馆与时代”学术研讨会。与会专家围绕“图书馆向何处去”“图书馆学向何处去”和“图书馆与图书馆学的互动”三大主题展开研讨,形成诸多观点,并凝聚出关于图书馆技术取向、图书馆学理论方向、图书馆与图书馆学的实践互动等一系列重要共识。本文梳理了学术研讨会上近30位专家的发言要旨,围绕三个主题的焦点探讨、观点碰撞和共识融聚分别展开分析,并从拓展图书馆学优势空间、适应技术变革寻求突破、夯实学科基础理论、建设知识共同体四个方面梳理图书馆学未来的探索方向和路径。参考文献3。

关键词 图书馆学 图书馆 时代 述评

分类号 G250

Answering the Questions of the Times in Library Science—A Review of the Symposium on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Libraries of the Times”

LI Guihua, YU Zeyuan

ABSTRACT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have coexisted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librarianship and library science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century. On the one hand, the proposed national strategies such a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odern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ystem and “Digital China” have promoted breakthroughs in China’s librarianship. On the other hand, the disruptive changes brought about by frontier technologies such as big data, blockchain, metaverse,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ve put librarianship and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 to severe tests. So how should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librarianship be promoted? How should theoretical research in library science be promoted? How can libraries and library science achieve positive interaction and make adaptive changes? Contemporary library scholars have a responsibility to find the answers to those questions.

In order to grasp the pulse of the times and address contemporary issues in library science, the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of Sichuan University and the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jointly hosted the symposium of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Libraries of the Times”. About 30 experts from industry and academia held discussions on three main topics, including “where is the library going”, “where is library science going”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libraries and library science”. This

通信作者:李桂华,Email:1147471336@qq.com,ORCID:0000-0001-8356-620X (Correspondence should be addressed to LI Guihua, Email:1147471336@qq.com, ORCID:0000-0001-8356-620X)

paper organizes the key ideas from the experts' speeches. Based on the discussion of the three key topics of “how should libraries respond to the changing technological environment”, “how should the knowledge system of library science change with the times” and “how to grasp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libraries and library science in the new environment”, the paper refines diversified insights from experts and summarizes a series of important consensuses on the technological orientation of libraries, the value and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he theory of library science, the professional spirit of libraries, and practical interaction strategies between libraries and library science.

Ultimately, the future exploration paths of library science condensed by the paper are as follows. 1) Strengthen the belief of library development and maintain enthusiasm for exploring discipline theories, so as to expand the advantageous spa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librarianship. 2) The discipline of library science should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 in the new technological environment, scientifically grasp the new demand structure and trends, and respond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times with groundbreaking practices and theories. 3) The discipline of library science needs to stand at the heights of history and times to consolidate the core knowledge and develop the basic theories. 4) Academia and industry need to create a more closely linked knowledge community of library science and jointly build a knowledge system of library scie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3 refs.

KEY WORDS

Library science. Library. The times. Review.

进入 21 世纪以来,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全民阅读、数字中国、国家文化数字化等国家战略的相继提出,推动了我国图书馆事业在法制建设、治理体系、服务创新等各方面的不断突破和快速发展。同时,大数据、区块链、元宇宙、人工智能等颠覆性前沿信息技术所带来的技术环境的改变,又使得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研究都面临严峻挑战。在这一时代背景下,该如何推动图书馆事业的高质量发展?如何推进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以及图书馆学研究和图书馆学学科应当做怎样的适应性变革?解答这些问题是当代图书馆学人不可回避的任务。

为把握时代脉搏,回答图书馆学的时代之问,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和《中国图书馆学报》编辑部于 2023 年 4 月联合主办“继学开新:图书馆与时代”学术研讨会,来自业界和学界的近 30 位专家学者围绕“图书馆向何处去”“图书馆学向何处去”“图书馆与图书馆学的互动”三方面问题展开多层次圆桌对话。在对话期间,

一些共同关切的问题浮出水面,围绕这些焦点话题,学者们提出了多样化见解。而观点之间的碰撞与交锋,既促进了关于图书馆学发展的深思,也推动了理论领域和实践领域共识的达成。

1 图书馆向何处去?

1.1 焦点探讨:技术环境改变,图书馆应如何应对?

新一轮科技革命深入发展,技术的突破性进展已经带来了人类社会的大变局和大变革,各行各业都处在变动期,图书馆也不例外。特别是,近年来新应用、新场景、新需求层出不穷,而 AIGC 等前沿技术的出现更是既关乎图书馆生存,也关乎图书馆发展。新环境下,图书馆该何去何从?这是学界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为此,聚焦于技术环境变迁问题,与会专家围绕“技术环境改变,图书馆应如何应对?”这一核心关切,从技术应用取向、技术应用定位、技术应

用路径等多维度展开讨论。

受当前技术热潮的影响,AIGC、元宇宙、区块链等成为会议高频词。站在新基点眺望,与会专家学者既表达出对图书馆未来的美好憧憬,也表现出对图书馆未来不确定性的忧虑。讨论内容发散而深入,既涉及技术认知等宏观问题,也涉及技术应用等微观问题。同时,与会专家把注意力聚焦于图书馆与当前技术融合的途径,针对信息资源建设、信息组织等核心业务板块的技术应用路径提出了诸多具有前瞻性和建设性的观点。

尽管与会专家对“技术环境改变,图书馆如何应对?”这一话题的认识因思考角度不同而存在一定差异,对新现象的解读也有所区别,但热烈讨论催生关于对待技术的取向、图书馆信息优势和技术应用中“人”的关键作用的共识。

1.2 观点碰撞

1.2.1 取向之问:图书馆应如何认识前沿技术,如何应用前沿技术?

观点一:冷静认识图书馆在当前技术发展中的角色定位。

新技术应用是当前图书馆改革创新的重要着力点,与会专家在肯定前沿技术为图书馆发展注入新活力的同时,特别强调图书馆行业要冷静应对技术变革,审慎认识图书馆在新技术变革中的角色定位。陈力认为,在信息技术进步过程中,图书馆不是技术变革的竞争者,而是技术应用的参与者;不是所有新技术都适用于图书馆,不能盲目利用新技术。倪晓建认为,图书馆一直在面对技术进步的挑战,不能为此焦虑和改变既有的发展方向;图书馆的新技术应用只有面向现实和产生实际效果,才能赢得社会的普遍认可。张晓林认为,AIGC等新技术很重要,图书馆领域对其应抱积极心态;但不要盲目追逐“大模型开发”,要根据自己的服务目标和服务逻辑,积极、认真、实际地开展应用试验,避免失去技术给自己带来的服务跃升优

势。赵宇翔认为,目前业内存在忽略用户而盲目投入技术,且缺乏对技术和相关资源的后续维护现象,这会导致技术产品最终成为一种高科技“玩具”。周文杰认为,图书馆的本质是文献资源的保障体系,过于追逐技术将会“乱花渐欲迷人眼”,图书馆易受扰乱,迷失其中而延误发展。

观点二:抓住技术机遇谋求发展,新技术应用可为图书馆带来新突破。

新时代数字文明建设承载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蕴含着图书馆释放发展潜力的空间。与会专家强调一定不能忽略技术给图书馆带来的机遇,要密切关注技术发展,抓住其中有利于图书馆突破的机会。顾立平认为,图书馆对部分新技术而言是安全的实验场所,这是图书馆发展的良机;当前,数据驱动的前瞻方法论、数据级别计量、软件级别计量等新应用领域都为图书馆事业发展带来了机会,图书馆应高度重视并对其加以利用。夏翠娟认为,目前元宇宙是一种还未落地的愿景或概念,但支撑元宇宙的六大技术体系已经不同程度地落地应用;数字人、基于VR/AR技术的虚拟空间、数字藏品都可在图书馆的人、场、物等方面加以应用,与资源、数据、知识融为一体形成复合型的信息媒介;图书馆应当抛开元宇宙这一“虚”的概念,关注其背后技术应用所带来的更多可能;同时,从信息资源利用角度来看,数字资源开放获取的困难主要在于没有解决数据和数字资源的确权问题,而将区块链技术应用于图书馆能满足资源可循证、防篡改等需求,很大程度上推进资源的共享开放和利用。赵星认为,元宇宙是系列技术的集合,它弱化了存储的概念,更强调交流,当前其最有潜力的应用在线下场景,而作为知识交流场所的图书馆也是其中之一;图书馆可以利用其探索知识+社交/游戏/教育等新场景,打开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观点三:图书馆在技术应用中应虚实结合,实现技术落地。

面对“元宇宙图书馆”等概念的高热度,与

会专家认为相关概念应用过于泛化,应当加以甄别并注重虚实结合。张晓林认为,元宇宙特指虚实结合、数实结合,“元宇宙图书馆”应包括知识内容和用户场景在内的多重条件;图书馆可以基于用户利用知识的应用场景来对其部分实现,但不应随意加元宇宙等标签,不然就可能变成背离元宇宙本质的“游戏”。夏翠娟认为,现有“元宇宙图书馆”仅是图书馆在一定程度上对元宇宙相关技术的应用,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元宇宙图书馆;图书馆与元宇宙的关系应当是图书馆进入元宇宙,而不仅仅是将元宇宙某一功能移植到图书馆环境。杨新涯认为,可以采用数字人文等新方式更好地展示图书馆资源,大范围开展主动服务,图书馆的各类服务场景中都有图书馆技术落地的机会。

1.2.2 变局之问:图书馆领域应如何看待 AIGC 技术并更好地与其融合?

观点一:对于图书馆而言,AIGC 的重心在于 C,可补图书馆信息内容之不足。

ChatGPT 的现象级火热,使得 AIGC 作为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强势替代技术被认识,其对图书馆界带来的冲击前所未有。会上,AIGC 成为深度讨论的议题。关于图书馆与 AIGC 的关系,有专家认为,对图书馆而言,AIGC 的 C(内容)是其核心,而信息资源本身正是图书馆的长期优势领域,这其中蕴含着图书馆的巨大发挥空间。赵宇翔认为,UGC 时代的用户参与创作欲望已呈下降趋势,知识付费等成为新的内容催化剂;AIGC 是图书馆界难以回避的新技术,图书馆应拥抱 AIGC,但也需要关注由于无法溯源导致的 AIGC 内容可信度问题。顾立平也强调资源和内容的重要性,他认为开放科学很重要,促进 AIGC 发展的是 arXiv 和 GitHub 的科研人员及其社区规则,而非系统平台,也非基于期刊的评价和奖励机制;讨论 AIGC 要能实事求是,不是从论文到论文,而是试验代码和共享实际使用经验。对待技术需要有敬畏之心和严谨态度。张玮指出,图书馆的文献资源优势在于丰富而可信,已有互联网企业正在谋求与图书馆

的合作,学界和业界可以支持国产的 ChatGPT 技术,支持本土人工智能发展,所以,新技术给图书馆发展带来了更多的合作机会,有助于资源在更大程度上服务社会。

观点二:对于图书馆而言,AIGC 的重心在于 G,可助力图书馆实现知识交流。

也有专家认为,图书馆的本质是知识交流,而 AIGC 对此呈现出突破性优势,所以,对图书馆而言,AIGC 的重心其实是在 G(生成)。周文杰认为,“为人找书”和“为书找人”都是交流的过程;图书馆从被动服务发展到主动服务,但互动的信息服务才最重要;AIGC 是一种互动服务,它的出现意味着知识交流时代的真正到来,所以 G(Generated,生成)才是 AIGC 的核心。夏翠娟强调,AIGC 的跨模态模型生成将使得“数据即服务”和“软件即服务”转向“模型即服务”,这是其对图书馆而言最重要之处。张玮认为,图书馆可以把 AIGC 等新技术作为服务手段应用于智慧服务和工作流程中从而焕发新生命;具体来说,AIGC 技术可以应用于人工智能辅助智慧应答、自动标引、知识分类等,优化图书馆采编流程,实现图书馆传统业务的创新。

观点三:正视 AIGC 的两面性,扬长避短促进图书馆发展。

面对 AIGC 正在带来的对人们学习、工作、生活的颠覆性影响,接受变化、与 AIGC 共存共进,应成为图书馆的唯一选择。基于此,部分专家特别强调,AIGC 这种颠覆性技术会给图书馆行业带来巨大影响,但也应把握图书馆自身优势,AIGC 与图书馆不是替代关系,而是互补关系。夏翠娟认为,AIGC 能够实现多模态资源的向量化趋同,对图书馆资源建设、整序、组织等相关业务会产生一定影响;但其应用场景与图书馆不同,所以二者不是替代和被替代关系,重点是怎样发现、区分不同场景,使技术应用与图书馆服务协同演进;此外,尽管 AIGC 能替代许多社会性学习功能,但长远来看不利于学习能力和创造力的养成;为此,从小培养“阅读脑”的少儿阅读推广会更重要,而阅读推广正是图书

馆的优势领域和当前发展重心所在,这也是图书馆与技术结合的新切入点。

1.2.3 路径之问:新技术条件下,图书馆该如何开展信息资源建设?

观点一:充分重视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加强数字化资源建设。

信息资源建设是图书馆立身之本,也是当前受到新技术冲击较大的领域。对此,有学者强调,新技术环境下图书馆要加强数字资源建设。周文杰认为在数据要素化时代,图书馆要关注数字中国等国家重大战略,抓住制度环境、生产要素等根本问题的变化并思考在内容方面的调整。杨新涯认为,图书馆的首要职能是保存文化遗产,保存有价值的信息是其天然职责和使命;当前图书馆的资源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信息资源建设的重要性要从较长的时间和较高的站位来考量,业内应足够重视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并为此充分准备。

观点二:图书馆难以承担数字资源长期保存重任,数字技术有待新突破。

由于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存在各种阻碍和限制,部分专家认为图书馆在承担数字资源长期保存任务时力不从心,对此需要技术的进一步突破。杨新涯认为,要用大数量、多品种的信息资源来支撑图书馆体系,如对灰色资源等稀缺资源,图书馆也应加以保存;而当前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中“访”的资源太少,利用技术提升“访”资源的能力很重要。张玮认为,当前互联网海量信息资源体量庞大,经费问题和版权问题都是图书馆收藏数字信息的障碍;而数字存储介质相对纸质介质的不稳定性也影响数字资源的长期保存,图书馆的数字保存技术仍待提升。

观点三:图书馆界需加强与产业界的合作,形成信息资源建设的更大合力。

图书馆在信息资源建设方面要充分利用新技术做大做强,离不开与产业界的合作。为此,部分专家强调,图书馆界应加强与产业界的合

作。杨新涯指出,现有数据供应商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两点:一是作者作为产业链的一环却零收益,二是图书馆购入的数据库只是获得了有限时间内的资源使用权;同时,国外数字版图书销量远超纸质版,国内情况大相径庭,根源在于作者和出版社的确权问题,要提升与产业界的合作质量,需要先解决数字资产的确权。张玮认为,由于数据库使用权限与价格问题,图书馆与数据库商的博弈一直存在;但若考虑到合作厂商的巨大需求和图书馆在图书销售和宣传方面的作用,图书馆与合作商在相互满足的基础上合作,也会促进服务质量的提升。

1.3 共识融聚

1.3.1 技术是实现图书馆核心价值的工具,应以价值理性引导技术应用

尽管都认识到技术对图书馆有较大的影响,但与会专家从不同角度强调了一个共识,即技术只是图书馆实现核心价值的工具,不能不用,但也不能过于依赖。以需求驱动、价值引领,才能让技术的工具作用得到更好发挥。陈力认为,技术对图书馆而言是工具,技术演进并不会导致图书馆的危机,图书馆可以将 ChatGPT 发展为图书馆服务的助手。赵宇翔认为,重点在于思考技术如何在场景中更好地发挥作用,如何真正与图书馆业务相结合。

1.3.2 AIGC 时代,图书馆的信息仍然具有不可替代优势

虽然 AIGC 等技术的出现使图书馆发展存在变数,但与会专家均认为,在 AIGC 时代,图书馆的信息仍然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张玮指出,关于图书馆可能因被互联网技术取代而消亡的担心一直存在,但现实是多年来图书馆在生存的基础上不断发展;相比 ChatGPT,图书馆的资源经过有效组织,具有比网络资源更现实、可靠、有序的优势,以图书馆资源为依托会产生更可靠、更准确的回答。陈力认为,图书馆提供的文献和信息可追溯就是图书馆的价值体现,业界需要解决唯一标识和数字资产确权等关键

问题,以保证信息可追溯,实现对信息的长期维护。

1.3.3 技术利用者的观念在技术与人的互动中发挥关键作用

关于当前图书馆技术应用中负面现象出现的背后原因,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原因往往不在于技术本身,“人”的因素才是关键,图书馆人的思维不能被技术所左右。张晓林认为,技术应用问题很多时候不是技术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包括是否用技术去解决真问题,这尤其是决策者的问题。夏翠娟认为,技术是“活”的而不是“死”的,技术只是一种工具,技术应用中的问题在于使用技术的人;一些图书馆在技术应用体验上并没有体现图书馆的专业性,而要改变这一情况,图书馆管理者首先需要了解技术是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陈力认为,追赶技术,永远追不完,图书馆要基于对服务和信息的定义找到与技术的结合点,重视新技术的投入和产出比。

2 图书馆学向何处去?

2.1 焦点探讨:图书馆学知识体系如何应时而变,回答图书馆实践之问?

时代发展日新月异,当下图书馆学也面临着如何领悟和表达当代中国图书馆现实的历史任务,对图书馆学而言机遇与挑战并存。“十四五”规划将社会文明程度得到新提高,人民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身心健康素质明显提高列为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明确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国民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1]。2022年9月,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发布的最新版《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和《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管理办法》中,管理学门类下原一级学科1205“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正式更名为“信息资源管理”^[2],迈出注定载入学科建设史的关键一步。

面对时代变化和学科更名的崭新背景,新的问题也摆在图书馆学人眼前:如何看待目前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价值?学科的核心知识体系是什么?学科更名对图书馆学有何影响?新形势下如何丰富图书馆学理论和突破创新?又应当如何促进学科理论与实践的进一步融合,更好地服务社会?

向前迈进之时,对图书馆学“变”与“不变”的系统反思尤为迫切。围绕以上话题,聚焦“图书馆学知识体系如何应时而变,回答图书馆实践之问”,与会专家学者从核心研究对象、更名影响、守正创新之策等方面展开追问与求索,并达成了关于图书馆专业精神、图书馆学理论价值、图书馆学研究的三点共识。

2.2 观点碰撞

2.2.1 溯源之问:图书馆学理论建构的基础导向是什么?

观点一:图书馆学应当以信息为研究起点。

图书馆学曾被认为是关于“图书馆”的学问,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又被扩展为“信息”和“数据”的学问。话语体系是学科知识建构的核心,面对研究话题的泛化,于良芝指出,图书馆学的知识体系建立在其概念体系之上,而其概念体系应以信息为核心,以意义为起点。她认为传统图书馆学以“图书馆”为核心概念和逻辑起点,但“图书馆”概念自身无法回答图书馆是什么、为何存在的问题,需要借助信息等更基础的概念。具体而言,信息是数据和意义的结合物。人类的意识活动产生意义,而人类的天性之一就是将由此产生的意义与他人分享;意义是观念形态的存在,需要经过表达才能分享,而用来表达意义的符号就构成数据,数据与意义的结合物就构成信息;信息借助文献等工具和渠道,在创作者和接受者之间传递传播从而实现意义共享的过程就是信息交流,而社会围绕信息交流形成的一系列分工体系即是社会交流系统;图书馆就是其中保障信息查询和获取的功能体,而机构型图书馆仅仅是此类功能体之一,即图书馆类型之一。因

此,她认为学界需要回到以上概念基点重新反思对图书馆学学科的理解和定义。

观点二:图书馆机构类型不同,围绕不同类型图书馆的研究,其理论对象应有所差异。

有专家认为当前各类型图书馆之间差异越来越大,以信息为基本出发点难以全面覆盖并解释这种差异性,应以实践为导向重构图书馆学话语体系。李国新认为以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科研图书馆为代表的各类型图书馆在理论基础、社会功能、服务内容方式上的差异正在不断拉大,甚至各自走向不同的发展道路;基于这一现状,学界应重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理论基础,以公共图书馆的文化服务为例,公共图书馆理论要回答公共图书馆实践之问。而重构中国图书馆学需要切入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主战场,建立符合我国国情、以公共文化服务为核心的公共图书馆理论体系。陈传夫认为,我国图书馆学界存在对类型图书馆的特征揭示和研究深度不够的问题,对此学界要共同加强对理论基础的探索。

观点三:图书馆以满足用户需求为宗旨,图书馆学应将用户需求作为基本研究对象。

有专家指出,图书馆学研究的核心在于关注用户需求,解决用户问题,所以应将用户需求作为基本研究对象。陈力指出当前图书馆学理论与实践契合度低,缘于对用户需求研究不够;图书馆的未来取决于读者的服务,图书馆人需要正视自身,用服务赢得读者的尊重。张晓林认为,满足人民群众对知识获取和利用的需求应是图书馆学界的奋斗目标,用户在知识获取、知识分析和利用上的不平衡、不充分是图书馆学需要解决的迫切矛盾;创新是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学界需要与时俱进,从实践中发现问题、融入应用、嵌入过程,从原点思考学界能做什么,从终点拷问用户群需要什么。范并思认为,图书馆学话语体系中可建立面向外部环境的话语,如文化、制度、用户行为,以及面向内部的话语,如管理与服务、专业精神等。

2.2.2 前途之问:信息资源管理学科更名对图书馆学有何影响?

观点一:更名为图书馆学发展提供了更多机遇。

部分专家对学科更名持乐观态度,认为一级学科的更名强化了学科属性,拓展了学科合作和交流空间,形成了对图书馆学有利的格局。陈传夫认为,一级学科只是一个类名的概念,图书馆学在学科中的地位不会撼动;从学科群落概念来看,一级学科更名给二级学科带来了更多发展机遇和空间;图书馆学的发言权不会因为其他二级学科的增加而减弱,只会因为建设得好、对国家和社会的贡献大而增强,发展才是永恒的学科命题。从学科特性来看,魏辅铁认为更名加强了学科的管理属性。基于内涵角度,赵媛认为更名凝练和突出了二级学科共性的部分即对信息资源的管理,让图书馆学等二级学科的边界更清晰、特色更凸显,精髓更突出,并不会阻碍图书馆学自身的发展。肖希明认为更名为图书馆学的跨学科交叉融合提供了创新可能,如与计算机科学协同开展人工智能、大数据、机器学习等技术合作,与信息科学协同共研信息科学理论方法的应用,与法学协同研究图书馆治理管理、法律法规及政策,与社会学协同分析和理解用户需求 and 行为,从而探索提升图书馆信息资源利用效率、保障图书馆事业健康发展、提升用户个性化服务体验的诸多途径,拓展图书馆学研究的空间。

观点二:基于信息资源管理框架,图书馆学可能出现理论与实践脱节现象。

部分学者对学科更名的影响感到隐忧。张晓林认为图书馆学研究的生命力在于去机构化、去资源管理化,面对复杂声音,学界需要重回“第一性原理”的思考,从源头追问。李国新指出尤其需要考虑更名背景下公共图书馆理论研究与实践的适配度,他认为公共图书馆是国家文化发展水平的标志,其定位是公共文化服务机构而非信息机构、数据机构;在公共文化服务的框架下研究公共图书馆大有可为,同时学界也需要警惕信息资源管理框架在一定程度上对公共图书馆研究的限制,而跳出“图

书馆学”来观察“图书馆”,也许能够有更多新认识。

2.2.3 发展之问:图书馆学如何“守正创新”?

观点一:牢牢把握学科核心知识领域的优势。

守正是生存之本,创新是发展之源。面对挑战,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创新才能拥抱时代。有专家认为,学科核心知识理论是学科的价值所在。因此,对学科核心知识领域应充分挖掘。肖希明结合教育实践,提出图书馆学核心知识不仅有实用类工具性知识,还包括解决观念问题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知其然、知其用,如图书馆史、目录学等传统的图书馆学核心课程和信息资源建设、信息组织、信息检索、信息服务等核心知识需要存在且应被赋予时代内涵;守正并不影响创新,解决其他学科不能解决的问题就是本学科的核心竞争力所在。谢欢指出面对新事物,在思考 How(如何)之前应先考虑 Why(为什么),思考“不变”的问题;以古籍研究为例,文献资源概念具有中国化特征,诸如古籍的整理和保护都是图书馆学的重要内容,文献资源建设仍能涵盖和描述学科的资源建设工作;图书馆人应珍视学科优良传统,特别是信息资源建设课程要深入实践。付玉贞认为,在现实需求场景中,信息组织等具体知识内容仍发挥重要作用,要根据信息资源特有属性做必要补充;同时在信息机制的优化过程中要结合图书馆定位和用户群,促进信息组织与信息需求的顺畅衔接。

观点二:守住公共性底线,拥抱时代变化。

变是突破,不变是坚守。部分与会专家认为,公共性是图书馆学学科的底线,要关注时代需求,立足学科保障社会公平和人民基本权益的服务属性,在不变中更能坚定学科价值。李国新指出公共图书馆是中国特色鲜明的文化建设实践,具有促进社会公平、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益的作用;在明确公共属性的基础上,设在公共管理学院下的图书馆学更具备从公共理论政策的角度研究公共图书馆的优势。倪晓建认为,

当前关于公共文化空间建设、文旅融合等国家战略方向都应成为图书馆学研究的重要命题,应从文献信息的精准加工、高品质、高质量服务、品牌活动等方面入手,探索图书馆怎样更好地与战略方向相融合。周文杰认为在知识交流时代和数据要素化时代的图书馆学,要面向经济社会的主战场,关注国家重大战略和发展方向,在市场触及不到之处发挥作用,守住公共性的本质底线。赵媛认为文化强国背景为我国图书馆发展提供了重大机遇,在促进社会公平的意义上,基层公共图书馆发展中的平衡性和充分性问题更应该得到学界关注。

观点三:将技术力量与人文内涵结合。

如今人工智能、AIGC 等技术概念已经成为图书馆学学术论文选题的新热点,与会专家重申了图书馆的文化内涵,认为技术力量与人文内涵结合是图书馆守正创新的有益探索。李世娟认为“技术不是答案的全部”,图书馆学研究需要将技术和人文结合思考,关注不同用户群的需求,对此,学科的自治是首要挑战,学科需要自信自强,用最核心的服务获取用户尊重;其次,以现实环境为场域,应用前沿技术挖掘用户的需求,实现学科实践的诸多创新,在实践过程中使用户深入感受技术和人文结合的魅力,是丰富和深化用户体验的新突破。陈传夫认为,文化是图书馆最根本、最核心的内涵,图书馆承担着塑造国民素质和文化精神的重要使命。陈力指出,梁启超先生最早提出建立中国的图书馆学,我们今天需要思考什么才是中国的图书馆学,探索源于传统文化的目录学和现在的知识组织、知识揭示之间的关系,探索如何将传统优势与新技术进一步发展,都是发展中国图书馆学的路径。

2.3 共识融聚

2.3.1 图书馆专业精神是图书馆学的真正支点

图书馆专业精神是学科的灵魂和真正支点,弥足珍贵。在专业精神对图书馆学发展不可忽视的支撑作用方面,与会专家达成了共识。陈传夫认为,没有专业精神,就找不到图书馆学的发

展规律。李东来进一步以专业和情怀阐释专业精神:专业是指对人类知识体系的整体认知,情怀是对人类命运的整体关怀,由专业和情怀组成的专业精神的系统整体是行业的立身之基;图书馆人应该守住初心,以专业精神为豪,建立对图书馆的深度认知,树立图书馆的主体意识,在“不易”中找“易”,重拾意义与价值。范并思认为服务是专业的核心,脱离核心服务活动的创新会威胁职业生存发展;对于存在的“去职业化”倾向,图书馆学需要从教育、社会影响、标准制定、活动推广等方面发挥作用,通过多样的活动提升公众阅读意愿、阅读能力,将其与促进全民阅读、核心使命和核心价值相结合,才能推动图书馆学理论和实践更好创新。樊振佳认为,正是图书馆与其他机构相比的独特价值、使命、不可替代性共同造就图书馆职业的合法性和正当性。赵媛结合课程教学指出,当前图书馆学教育在图书馆职业精神培育上存在缺位现象,需要重视图书馆专业精神的培养和熏陶。

2.3.2 应发挥图书馆学理论的多元价值

理论是学科的根基,根深则叶不茂。与会专家认为,作为图书馆学的宝贵财富,图书馆学理论的价值体现在认识和解释世界、与时俱进发展和指导实践等多方面。首先,图书馆学理论通过认识和解释世界回答了图书馆学的基本问题。陈传夫认为,图书馆学理论一方面帮助我们认识图书馆学的发展历史,回答我们“从何而来”的问题,另一方面解释了“为什么发展”“发展什么”的问题,图书馆学的发展历程也因此一步步走向真理、迈向未来。其次,图书馆学的理论是不断发展着的,具有与时俱进的特征和预测未来的功能。陈传夫指出,图书馆学理论在如今仍然有着无可替代的价值,需要学界回顾、反思,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从而发现图书馆学在新时代发展的更多可能;当现有的图书馆学理论不能解决特定问题时,需要从实践中寻求突破。倪晓建认为,直至今天,图书馆学理论也在不断发展进步,当学科不断走向成熟、学科发展趋于常态化,便能更好应用于实践。范并思认为尤其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保障图书馆服务公平性、地域

公平性的诉求改变了图书馆的发展轨迹,带动了业界和学界的互动,也充分说明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价值。

2.3.3 图书馆学研究要情境化,不能“脱实向虚”

专家们一致认为,当前图书馆学研究存在理论与实践脱节的情况,为此图书馆学研究要基于情境、扎根实践,立足大地、笃行致远,坚持问题导向,避免“脱实向虚”倾向。张晓林提出,理论创新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应当是用户在知识获取、利用和创造中感受到的问题,要以解决用户问题为导向、以解决用户问题的实际效果为检验;当今几乎所有的重大革命,都是在具体场景下将技术和经济结合、企业和社会结合起来推动,科学研究不能困在“书斋”里,图书馆学研究需要“脱虚向实”,主动发现不同场景的不同用户,发现用户身处的需求场景,在场景中创新。魏辅轶认为基于具体情境的新理论、新技术,结合用户需求,下沉到实践,才能够实现实践到理论层层递进的抽象和提升;图书馆学研究是主客体的互动过程,只有沉浸情境才会挖掘到有用信息;在研究方向上,图书馆学研究应从量化走向基于情境的诠释;如今图书馆学定量研究呈“泛化”之态,看重普适性结果而忽略了情境,对于关键要素的阐释、相关性描述不足,一定程度上影响研究结论的可靠性,而具备情境属性的研究更见深度与价值,图书馆学研究需要行为、观念介入,理解并深度解释情境。

3 图书馆与图书馆学如何互动并进?

3.1 焦点探讨:怎样认识和把握新环境下图书馆与图书馆学的互动?

图书馆学的形成和发展与图书馆事业息息相关,今天新一代前沿技术成果不断涌现,刷新着学界和业界的认知,冲击着对图书馆学与图书馆关系的传统认识。新环境构筑的变局之下,图书馆与图书馆学的关系是什么?图书馆和图书馆学是否还彼此相互需要?在新一轮演变中二者需要突破哪些瓶颈,又如何发现、打

造和畅通双方的对话渠道?

本次会议各轮圆桌对话均兼有业界专家和学界专家,两类专家之间进行了较多碰撞,特别是对图书馆事业发展和图书馆学研究和教育之间的互动关系展开了热议,就图书馆与图书馆学的关系、图书馆学对图书馆的现实支撑、图书馆与图书馆学的并进之策展开了深入讨论,并最终形成了关于价值导向、人才培养和图书馆再发现的三点共识。

3.2 观点碰撞

3.2.1 关系之问:图书馆与图书馆学是否应该“绑定”?

观点一:图书馆与图书馆学不可分割。

回望过去,部分专家认为图书馆学来源于图书馆,二者不可分割。陈传夫认为没有图书馆就没有图书馆学,对于图书馆学的讨论离不开图书馆;同时,构建图书馆学学科理论也应结合实际,向图书馆实践学习并提升理论。赵媛认为,图书馆学根植于图书馆实践,学科自身为图书馆尤其是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提供支持,学科“去图书馆化”无法保障公共文化权益,无法实现业界和学界的互动。杨新涯指出,当前“985 高校”图书馆员很少来自图书馆学专业,而且现实中图书馆和图书馆学互动少也是图书馆发展中的问题。

观点二:图书馆和图书馆学不应绑定。

结合时代变化,也有专家认为图书馆和图书馆学的关注对象已经改变,图书馆和图书馆学不应绑定。张晓林和于良芝认为数字化背景下,已经出现很多与机构图书馆同类的功能体,图书馆学的核心研究对象不再局限于机构型图书馆自身。于良芝进一步指出,图书馆不是学科的逻辑起点概念,图书馆和图书馆学的关系取决于图书馆学如何打造自己;一个以问题域(信息查询与获取)定义自身的图书馆学是图书馆所必需的,但如果图书馆学以机构定义自身,反倒可能被图书馆所疏离,因为这样的图书馆学为图书馆提供的理论与技术支撑完全可能被其他信息相关学科和管理学所替代。樊振佳认

为,曾经图书馆学是研究图书馆的学问,和图书馆职业是对应关系,但随着时代发展,诸多与图书馆功能相应的其他功能体出现,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也由图书馆扩展到图书馆相关业务和图书馆关注的社会问题,而图书馆学专业学生的就业也不能局限于图书馆;对此,学界既要思考图书馆作为文化共同体的定位问题,也要反思与其他学科共享的话题,发现图书馆与其他类功能体相比的独特价值。

3.2.2 现实之问:图书馆学研究对我国图书馆事业所起的支撑作用如何?

观点一:图书馆事业受益于图书馆学的人才培养和支持。

图书馆学研究以服务图书馆实践为重要价值体现,有专家强调图书馆学教育为图书馆输送了人才,促进了图书馆事业发展。范并思认为,图书馆学的教育支撑着图书馆行业作为专业而存在,当前图书馆学教育对阅读推广活动等已经有较好支撑,将提升公众阅读意愿和图书馆学核心使命相结合,就是对理论和实践互动并进的推动;而当前一些图书馆将核心业务活动外包,会对图书馆的专业性发展产生不利影响。李东来结合多年深耕东莞图书馆实践的感悟,认为图书馆招聘时愈加看重具有图书馆学相关专业背景的学生是现实也是趋势;这反映了理论与实践的依存与融合,体现了学界和业界间开展对接合作的强烈需求和现实迫切,而且,图书馆通过专业会议广泛参与社会交流合作也是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杨新涯也认为,图书馆的操盘手需要有图书馆学的知识基础,否则无法为职业投入更多智慧和精力。从专业教育的影响来看,赵媛认为图书馆学教育有助于构建用户的图书馆印象,从长远来看有益于图书馆实践和社会文明进步;我国图书馆学科需要用优质的专业化教育助力图书馆事业发展。

观点二:受制于理论研究与实践的脱节,现有图书馆学研究对我国图书馆事业的支撑力度有限。

部分专家特别强调,目前图书馆学研究和图书馆实践存在脱节现象并剖析了原因。杨峰

认为图书馆学主要依托行业实践,基于教学体悟,他指出目前图书馆学专业教育与实践需求脱节、学术研究与专业教学脱节、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脱节;图书馆学师资具有实践经验,其培养的学生才能更好适应实际工作。陈力指出目前能够切实指导图书馆实践的图书馆学研究成果比较有限,尽管研究问题丰富,但应用于指导实际工作的少,如分类法在读者利用文献时没有体现应用价值,现有分类法和主题词表不足以满足文献信息爆炸下的知识发现需要。李国新认为公共图书馆领域的理论与实践正渐行渐远。范并思也认为现在的图书馆学热点研究话题与图书馆实践关系并不大。肖希明更进一步指出,当前图书馆学研究创新性、原创性不够的主要原因是没有立足国情和实践,只有针对问题才能体现原创性,问题源于实践。

3.2.3 对策之问:如何推动图书馆与图书馆学的互动并进?

观点一:促进基于共同话题的深度对话。

部分专家认为开展基于共同话题的深度知识互动能够促进学界和业界的良性发展。陈传夫认为理论研究不足以回答现实问题,恰恰说明需要加强图书馆学研究和学科建设,学界和业界有必要形成囊括实践专家、高校师生的学术共同体,共同探讨理论建设和共商解决现实问题之策,发挥合力作用,构建共识,协力推进图书馆学发展。对于公共文化服务离图书馆学核心知识越来越远的问题,范并思认为需要将中国公共图书馆发展纳入世界公共图书馆学理基础的框架之中。张晓林认为,图书馆学发展不能“自困”,要多倾听科技、教育、社会用户,甚至竞争行业或机构的多样化声音。樊振佳进一步指出,在信息组织和需求转化方面,对信息的深层次描述和揭示、对用户需求的深层次认知和表达转化是大势所趋,图书馆和图书馆学可基于此类共同话题展开更多对话,桥接更多合作领域。

观点二:发现新一代前沿理论和技术的应用场景。

图书馆的发展离不开相关技术领域的发

展,将新一代前沿理论和技术嵌入现实应用场景,是图书馆学理论和图书馆实践结合的途径之一。陈力认为,图书馆结合技术,重要的是从图书馆学的角度定义图书馆服务和信息,定位新技术在图书馆中的应用场景;图书馆学对于前沿技术在保障图书馆资源可追溯、数字资产确权、解决人工和自然语言等方面的探索成果都可应用于图书馆场景,从而更好满足用户需求。张晓林认为,图书馆学通过基于场景驱动的创新,可以将图书馆的图书、资源等实体资源与用户的具体化知识应用场景结合起来。夏翠娟认为新技术应用和新服务场景开发与图书馆原有的基础本职工作需要并重,对图书馆学而言,面向读者服务创新的阅读推广活动和新技术体验场景开发与面向文化记忆保存的文献保障体系建设等研究均需得到重视,不可偏废。赵宇翔认为可以关注用户在图书馆信息服务使用中的体验、感知和交互中的问题,结合具体场景开展相关研究和工作。

观点三:图书馆学界和业界共同发挥决策和社会影响力。

图书馆的繁荣发展,离不开学界和业界在扩大学科话语权、发挥决策支撑力和社会影响力方面的共同努力。范并思认为仅仅获得用户的满意难以为图书馆开辟更好的发展环境,图书馆学人还需要通过提供思想、普及理念让决策者意识到图书馆的重要性,进一步影响决策;同时,图书馆服务也需要社会科学的学理依据和历史实践依据,为此图书馆业界和学界应强化共识,共享知识。倪晓建和陈力认为国家图书馆可以发挥组织作用,如组织专家指导各地区的智慧图书馆实践和制度建设、建立共同遵守的开放规则等。谢欢指出由于体制性问题,学校和图书馆开展合作教学还存在阻碍,学界和业界的交流磨合还需突破。

3.3 共识融聚

3.3.1 破除功利主义和技术至上导向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图书馆学研究和实践

均存在功利导向的问题,业界和学界需要理性对待技术,应以国家重大战略和发展方向为导向,体现社会责任和专业精神,促进图书馆的可持续发展。张晓林认为,高校等机构以论文或专著至上的价值导向不可取,单纯追逐方法复杂或技术热点的研究倾向需打破,深入实践才能产生真正有价值的研究。李国新认为,目前图书馆学研究成果存在方法至上、追求模型的倾向,对实践关注和参与不足,图书馆学研究应体现图书馆作为社会机构的功能和作用。周文杰认为守护公共性是图书馆存在的理由,图书馆学要关注国家重大战略进展。顾立平认为无论是未来硬性的科技战略竞争、情报研究还是软性的图书馆服务,始终都需要考虑和讨论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在技术的应用上,夏翠娟认为图书馆维护社会公平和保存人类记忆的两个功能不可取代,不成熟的技术应用于图书馆,可能会违背其专业性,在应用之前,学界和业界需要充分评估和掌握技术落地的可行之处。

3.3.2 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同频共振

深入发展图书馆学教育,是推动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有力保障。专家们认为图书馆学是一门应用学科,图书馆学教育要实现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以服务社会,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应同频共振。倪晓建指出用户素养教育的重要性,他认为图书馆的价值就是被用户利用、有社会价值;另外,我国在公共数字资源和网络设施上具有全球领先优势,学界和业界需要思考如何将理论与实践融合,提升用户素养。肖希明认为在教育和社会的互动上,教育适应社会变化并非一味迎合,图书馆学教育需要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图书馆学教育需要遵循自身学科发展规律,在人才培养目标上,应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教育追求,拒绝纯粹工具化、功利化的实用教育;另一个是传统核心知识内容可以随着实践发展不断丰富并对接时代,图书馆学教育可探索将最新研究成果融入教学过程的方式,让核心知识大放光彩。谢欢

也认为图书馆学教育要深入实践,基于课堂建立与实践的关联,将实践价值嵌入学科内涵、知识、能力、发展方向。

3.3.3 推动基于实践的图书馆“再发现”

图书馆的宗旨是传承文明、服务社会,不管其理念还是知识体系都有待得到更多社会认同,而要达成这一目标,图书馆学研究要基于实践,追问实践,实现对图书馆的“再发现”,才能推动新时代社会对图书馆的“再认识”。李东来认为,图书馆学需要跳出“圈子”,走入“田野”,做出贡献,图书馆的知识含量应该得到社会认同;不同地区的图书馆处于各自不同的发展阶段,需要学界和业界给予知识成长的空间。张晓林认为,图书馆需要关注目前知识获取、分析和利用中的问题,关注实际,嵌入过程,心怀朝气、不断求索。陈力认为图书馆学理论应与实践结合,或是从应用中来,或是指导实践。具体而言,倪晓建认为可以从公共文化空间建设、文旅融合发力,通过促进文献信息的精准加工、提升图书馆品牌服务,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内涵融入图书馆服务等,讲好图书馆和城市故事,最终实现高品质、高质量的服务。付玉贞指出,让用户准确高效找到所需信息资源一直是图书馆服务的现实问题,图书馆实践中要根据信息资源特有属性对信息组织工作进行必要补充;同时,图书馆定位应与用户群需求相结合,基于实用性优化索引,提供针对用户潜在需求的主动服务,探究连接信息组织和用户需求的更好的方式,以有效的信息组织刺激用户需求增长。

4 结论

时代之问往往难以从现有知识中找到答案,需要学人深入实践和观察实践,以实践为锚不断追问,进而通过创造新知识来寻求问题解决的契机。“继学开新——图书馆与时代”学术研讨会所建立的诸多共识,为图书馆学回答时代之问梳理了未来探索的方向和路径。

第一,坚定图书馆发展信念,保持图书馆学理论探索的热情,才能持续拓展图书馆发展优势和空间。“图书馆是国家文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是滋养民族心灵、培育文化自信的重要场所”^[3]。新时代图书馆肩负着神圣的责任,也必然会迎来广阔的发展空间。事实上,近年来我国图书馆实践已经在旺盛地增长,但缺乏收割之镰,存在理论与实践脱节、理论落后于实践的突出问题。面对快速变化确需冷静观察,理论的力量会成为实践的助力。再深刻的改变都是连续体,理论研究有助于找到连续的脉络,特别是挖掘图书馆禀赋优势,并以其为根基,推动图书馆事业在正确的方向上稳步发展、不断向前。本次会议正是寻找这种“继学开新”的脉络,探寻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契机的一次努力。

第二,新技术环境下图书馆学应与时俱进,科学把握新需求结构和趋势,以突破性实践和理论回应时代要求。一直以来,图书馆学人都是既脚踏实地又心怀远方的学术群体,这种独有的浪漫主义情怀决定了图书馆学人能够灵活求变,吸收新技术能量为我所用。“图书馆是生长着的有机体”,在当前大变局之下,图书馆学研究者和实践者在保持定力的同时,应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在关注技术的短期影响的同时更要关注其长期影响,扬长避短扩大自身优势。基于此,学界需要密切关注国家战略安排和社会发展大势,明晰新环境下图书馆学的价值追求,探寻将技术这一变量变为增量的新方向。

第三,新时代呼唤新理论,图书馆学应站在历史和时代的制高点上夯实核心知识,发展学科基础理论。图书馆学是历史实践的产物,也

必将在当代实践的基础上得以发展。既有图书馆学理论在当前时代背景下已有了重新解读甚至重新认识的空间,为了增强理论的解释力,图书馆学的理论重构势在必行。此次会议呈现出对实践认识的较多差异和矛盾,如陈传夫所言,对实践的看法越不同,越能体现现有理论研究的必要,凸显出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其实,实践的众声喧哗中,不但更需要理论研究,也更可能催生新理论。为此,学界应基于新时代鲜活活泼的实践成果,深耕图书馆学核心知识领域,加快建构理论资源,以高于实践的姿态披沙沥金,丰富和指导实践,并强化图书馆职业的专业性,拓展图书馆学研究的学理深度。

第四,打造更紧密的图书馆学知识共同体,共同建构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知识体系。变局之下,学界和业界需共担理论创新责任。本次会议展现图书馆业界和学界专家既存在对图书馆学共同的学术关怀,也存在学术视角上的差异和互补。知识本质上是一种网络,实践者和学界的知识互动可以形成孕育知识的更好环境。本次会议是业界和学界良性互动的典范,未来业界和学界应以更多的形式实现双向互动,强化共识,共享智慧,使图书馆员成长为具知识生产能力的理想行动者,使图书馆学人成长为具实践研究能力的理想观察者。毕竟,在这个充满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时代,图书馆学界和业界有着共同的确定性,即图书馆情怀和专业精神。可以预见,在图书馆业界和学界互相砥砺、互动共进下,当代图书馆发展中的问题,这代图书馆人一定能找到答案。

致谢:参与本次会议对话的学者包括倪晓建、范并思、肖希明、张晓林、李国新、陈力、陈传夫、李东来、于良芝、赵媛、杨新涯、周文杰、付玉贞、顾立平、张玮、李世娟、夏翠娟、魏辅轶、杨峰、赵宇翔、樊振佳、谢欢,对话主持人包括李桂华、肖鹏、吴丹、闫慧、赵星、范炜。本文为参与学者的共同贡献所成,在此一并致谢!

参考文献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EB/OL]. (2021-03-12) [2023-05-28]. https://www.gov.cn/xinwen/2021-03/13/content_5592681.htm. (The outline of the 14th Five-Year plan (2021-2025) for 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he long-range objectives through the year 2035 [EB/OL]. (2021-03-12) [2023-05-28]. https://www.gov.cn/xinwen/2021-03/13/content_5592681.htm.)
- [2]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 关于印发《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管理办法》的通知[EB/OL]. (2022-09-13) [2023-05-28]. http://www.moe.gov.cn/srcsite/A22/moe_833/202209/t20220914_660828.html. (Academic Degrees Committee of the State Council,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the PRC. Notice on the issuance of the *Catalogue of Postgraduate Education Disciplines* (2022) and the *Measures for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Catalogue of Postgraduate Education Disciplines* [EB/OL]. (2022-09-13) [2023-05-28]. http://www.moe.gov.cn/srcsite/A22/moe_833/202209/t20220914_660828.html.)
- [3] 习近平给国家图书馆老专家的回信[EB/OL]. (2019-09-09) [2023-05-28]. https://www.gov.cn/xinwen/2019-09/09/content_5428594.htm. (XI Jinping wrote back to the veteran expert of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EB/OL]. (2019-09-09) [2023-05-28]. https://www.gov.cn/xinwen/2019-09/09/content_5428594.htm.)

李桂华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 成都 610061。

于泽源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四川 成都 610061。

(收稿日期:2023-06-13)